

第六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于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杜蒙特先生

帕萨拉夸先生

澳大利亚: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爵士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皮尔逊先生

西马德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潘振强先生

潘菊生先生

周贤觉先生

葛绮云女士

徐留根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奥尔蒂斯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斯耶维奇夫人

希门尼斯·冈萨莱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格拉辛斯基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 朗:

阿梅里先生

意 大 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莫雷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肯 尼 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 西 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 洛 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 日 利 亚:

奥卢莫科先生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 基 斯 坦:

哈希米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帕奇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科尼克先生

罗 马 尼 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 里 兰 卡:

方塞卡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扎伊采夫先生  
科尔涅延科先生  
波佳尔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费希尔先生  
阿克洛夫斯基先生  
戴利先生  
桑切斯先生  
萨尔加多先生  
卡尔弗特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 伊 尔:

卡克瓦卡先生

布万达先生

恩达加先生

布卡伊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苏伊卡先生（波兰）：你记得，我在二月五日的发言中说过，鉴于委员会辩论的发展，我可能很快就要再次发言。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对一些发言作出评论。

在我们首次发言中，我国代表团特意集中讨论历来是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审议的若干具体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深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一九八〇年继续开会时国际气氛严重恶化的情况。事实上，我们是假定每个代表团都知道当前国际局势的一般情况以及时下的政治气氛才这样做。虽然我们承认每个代表团有权作出自己的评价，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负有明显裁军谈判任务的委员会不致成为大家发表在这方面的看法的论坛。这些看法毕竟会在处理国际社会有理由要求我们建设性地对待的工作时，从所持的立场、态度和采取的办法中反映出来。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与若干代表团，包括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印度的尊贵代表，对我们的责任所持的态度，刚好完全一致。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极为重要。他们一致呼吁委员会把基本注意力放在委员会议程上的迫切问题上，不要浪费时间在反效果的政治哲理性发言上。

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完全赞同这些代表的紧急呼吁，一方面认为——肯定大家也会同意——必须正确看待若干代表团的说法，包括那些有关阿富汗事件的话，使看来片面的委员会辩论情况恢复平衡。无庸赘述，我国代表团当然完全同意华沙条约成员国代表就阿富汗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尊贵代表提到一些数字，以说明“最沉重的军备负担是在哪里”。遗憾的是，这些数字并没有任何文件为证。的确，拿一九七九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一查，我们会发现这个说法经不起数字的考验，虽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欧洲国家的军费负担不算沉重。

所以，关于世界军事支出的第一章提醒大家，北约组织出版物“随便利用数字”（见第22页），然后又在附录IA内列举一些数字，说明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军事支出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第37页和39页上的表怎样说呢？表IA4所引用的数据显示出，一九七七年，北约组织十四个成员国的军事支出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点六六。华沙条约七个成员国的同一数字是百分之三点五（表IA7）。

(苏伊卡先生，波兰)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样算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会引起误解。我只知道统计数字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玩弄。

同样地，说什么“一九七八年，西方国家提供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按援助国人口平均计算为每人30美元，而华沙条约国家只有每人1.6美元”的话，只要拿西方多国垄断集团从发展中国家汇出的利润的相应数字来对照一下，实际情况就很清楚了。对照之下，可能会发现这平均每人30美元的支出不过是全部利润的一部分而已。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则以相互均衡获益的原则为基础。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在这个机构内的裁军努力要获得建设性的成果，必须澄清和满足若干基本先决条件和根本要求。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清楚了解这些条件和要求，可能比任何统计数字更为重要。

让我们谈一谈缓和这个概念。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在委员会辩论中的大多数发言都非常关心——我们相信是真诚的关心——缓和在目前和较远将来的命运和前景。所有发言都讲得明明白白，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里，缓和是取代冲突日增的唯一理智途径。我们既关心也同意这个看法。事实上，我们深信，所有各方面必须彻底严格遵守艰苦地建立起来的缓和原则，缓和才能够成为一个持久和不可逆转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真正的缓和必须是出于承认各方存在分歧，并以承认这一点为基础。这自然得包括承认因这些分歧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事实上是有义务，在目前和在以后尊重这些分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革命不许输出的原则是缓和政策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根据这项原则的定义推演，有了革命不许输出的原则，相对也必须有反革命不许输出的原则，以资对等。

波兰政府郑重指出，必须严格遵守上述原则，各国和各国人民才能够行使其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决定其命运和政治制度。

第二，存在着持久的安全的平衡并承认这种平衡，是建设和促进持久缓和的唯一巩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以均势为基础。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彼此认识到这项原则，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裁军努

(苏伊卡先生，波兰)

力才得以进行。在这个阶段，也许应该适当地强调和明确指出，我国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积极争取的，是安全的平衡，而不是核恐怖的平衡，也不是威慑的平衡。任何想借口纠正主观上的某种不平衡来改变这种均势的企图，绝不会得逞。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稳定和绝对的共同安全的平衡，才能创造互相信任，亦即信任的平衡的必要先决条件。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波兰及其盟国强烈拒绝和抗议北约组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决定。这项决定必然将推翻欧洲的军事均势。任何旨在破坏这种均势的步骤必定会瓦解缓和的基础，因为——这就谈到第三项原则——政治缓和无论如何还要有军事缓和领域的具体措施为辅。如果不在军事领域采取此种步骤，政治缓和迟早会逐渐受侵蚀而失败。

我们认为，军事缓和，有效而可靠的军事缓和，其根本内容就是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急剧上升的趋势，把这种上升趋势尽可能降到最低程度，同时照顾到平等和平衡的安全利益。

欧洲这个古老的大陆，特别是中欧，是世界上核武器最集中的地区，人类有史以来最尖端和破坏性最强的武器的最大武库。这个痛心的事实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我国一向着重于可以帮助消除这个爆炸性武库以及有助于这个地区和平发展的努力和倡议，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不想在这么晚的时候来谈这些努力的基本动机或者这些努力的悠久历史，我只想顺便一提，这些努力包括倡导在中欧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概念，拉帕斯基计划，以至最近体现在一项大会宣言中的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概念。

我国政府深深感到，减缓和停止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为真正和有意义的裁军铺平道路，是当前为欧洲和全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的首要任务。我国政府对核军备竞赛最近的危险走向，特别是在欧洲，感到关切，希望能够采取步骤控制这个趋势，所以宣布愿意作为东道国，在华沙举行一个欧洲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这个想法是华沙条约成员国去年首先提出来的。

我们对于国际局势与裁军问题的评价，已在CD/60号文件《波兰关于缓和与裁军的政策》中有了说明。刚散发的这份文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摘要。文件中清楚地指出，波兰认为，目前的政治气氛不应成为举行这样一个

(苏伊卡先生, 波兰)

会议的障碍。的确, 当我们说, 在华沙举行这个会议的决定——比方说在即将举行的马德里会议上就可以作出这个决定——可能是改善国际一般局势的一大突破, 我们是相信欧洲各国政府都抱有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的。过去几天来, 不少人提到欧洲需要在裁军方面作出具体的努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理性最后一定得胜, 欧洲的缓和, 包括政治缓和与军事缓和, 将为全世界的裁军铺平道路。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 我首先要预祝阁下顺利履行任务, 并保证古巴代表团全面及时的合作。同时, 我也要向委员会前任主席, 尊敬的缅甸大使表示祝贺, 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成功地通过了一九七九年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最后报告。

我们欢迎委员会的各位新代表并期待同他们合作, 就好象同所有其他成员那样, 以便委员会履行其职责。

我们仔细地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某些令人惊奇的发言。古巴代表团深信, 遵守联合国大会责成本委员会的任务的文字和精神的唯一办法, 就是负责任地和诚恳地专心从事谈判裁军问题这一目的, 以便尽快达成全面彻底裁军, 包括核裁军。

许多人的讲话充满了冷战的口吻, 这表明国际和平和安全现在受到危害究有多大的程度。有些关涉国际社会的问题被专断地提了出来, 而另一些则被弃之不顾, 以便设法掩盖当今世界的真相。

早在去年十月二日, 美国总统宣布美国决定增加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 并意图创立“快速遣调部队”作为干涉和侵略的工具, 这是世人皆知的。同样危险的是决定在欧洲部署新型核导弹, 这不仅对华沙条约国家是个威胁, 同时对欧洲大陆上各个中立不结盟国家, 和地中海沿岸、北非和中东的一些国家也构成威胁。

古巴谴责这种把世界推向军事对峙的政策, 并极力呼吁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 争取裁军, 争取每个国家, 无论大小, 都享有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获得尊重的权利, 以及根据它自己的决定来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

国际气氛是紧张的, 但我们完全有信心, 整个形势将会改变。

一九八〇年代是以紧张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开始的, 我们认识到世界现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急的。用数百万人的生命做为代价换来的和平现在正遭到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威胁，所有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争取和平；这是所有人民的愿望，正如我国总统、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总司令在古巴首都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虽然发展中国家很贫苦，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在战争中可丧失的东西最少，但我们对地球上需要和平这点不能麻木不仁。那就等于放弃为人民争取更好未来的所有希望。我们不相信世界性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采取这种宿命论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必然会使人类在一场全球大浩劫中被消灭。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真正的技术可能性。我们这一代人史无前例地面临这一场危险，我们难道愚蠢到对此毫不察觉吗？”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堆积如山，另一方面是发展、贫穷、饥饿、疾病、环境污染、缺少学校和住房、人口增长过速等问题堆积如山。争取和平、争取合理的经济秩序、争取满意地解决压得我们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那一连串问题的斗争，成为我们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基本问题。”

当这新的十年，同时也是被宣布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之际，我们希望在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委员会将为国际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将有助于停止军备竞赛，并进一步有助于全面彻底裁军的事业。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我们的任务是要为达成这个目的而工作。

让我们不要忘记，和平和裁军是需要去争取才能获得的。和平和裁军不会自动出现的；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想拯救人类，除此以外，别无他途。我刚才提到的讲话中对此讲得很清楚。

我们认识到，为争取裁军，争取停止军备竞赛，我们要遇到很多困难，不能期望立即会有成果。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我们关切地注意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被迟延，还有人计划在欧洲部署新型核导弹装置。我们对于这里所得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并不满意。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停止和扭转核武器竞赛是必要的，这就是主要核大国之间达成协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了。

我们相信，一九八〇年委员会将能以必要精力去从事达成协议的既定任务，也就是说，就裁军措施进行谈判。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言强调了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和它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进一步加强了它的作用。

古巴代表团对于议程有下列初步意见：

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而言，签订一项条约无疑将为停止和消除核军备竞赛提供新的机会。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1段称：

“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

因此本委员会屡次呼吁双边谈判顺利完成，并非偶然。

关于核裁军，当《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军备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谈判》的第CD/4号文件一经提出，古巴代表团就予以支持。

就这一问题初步交换意见表明委员会成员对这一关键性问题是感兴趣的，今年有一个未曾参与一九七九年工作的核国家加入我们的行列，这应当可能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以便取得更明确的成果。

化学武器问题已在多边一级进行了多年的积极审议，被认为是裁军谈判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关于化学武器已有一系列文件、提案和公约草案提出，上届会议上二十一国集团提出一项关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以便着手草拟一项能被普遍接受的公约草案。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已有一项关于放射性武器的草案，对此古巴全力支持。如果这个问题交由工作小组审议，也许有可能向联合国大会下届会议提出一项完整的草案。

此外，政府专家小组必须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根据联大上届会议通过的第34/79号决议的建议，并于必要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定特别协定。

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的问题，如果参照一九七九年已经做的工作，继续在特设工作小组审议这一问题，那将是可取的。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古巴代表团还认为, 将综合裁军方案列入今年议程是很可取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举行, 而一九八〇年代已被宣布为《裁军十年》。因此, 委员会应该能够就这一个主题做出进展。

裁军是一种大家要承担的义务, 国际社会上的任何国家都不能, 也不应该例外。这是我们古巴共和国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总司令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这一世界组织最高讲坛上所做的历史性演讲中所说的。他代表各大陆九十五个国家所发表的演讲中强调:

“我们〔他指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谴责坚持将人类和物质资源用于非生产的、浪费的和对人类危险的军备竞赛, 我们要求把耗费在军备上的绝大部分资源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 特别是主要大国应当如此。”

他的讲演最后几句指明了所有在裁军进程中负有这样或那样责任的人应予遵循的道路:

“让我们向军备告别吧! 让我们用文明的办法献身于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吧。

“这是责任, 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们的神圣职责, 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

我们是以一九七九年那种同样的精神和决心来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在我结束讲话之前, 请让我引用古巴总统, 部长会议主席, 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总司令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的最后几句话:

“在国际舞台上, 必须停止剑拔弩张、威胁性语言和专横的行为。认为核武器能解决世界问题的幻想已经够了。炸弹可能炸死饥饿的、患病的和无知的人们; 但炸弹不可能消灭饥饿、疾病和愚昧。炸弹也不可能消灭人民的正义起义。在大浩劫中, 世界上那些损失最大的富人, 也将要死亡。”

对那些热情的、长期默默地为和平和人民间和睦而努力的人们, 我们将同他们携手合作, 对那些煽动战争和仇恨的人们, 我们表示蔑视, 我们下定决心, 坚定、认真、严肃地在我们那个小岛上反抗讹诈、阴谋和侵略。

一个拥有马蒂教导的人民, 一个牢记马塞奥并受其鼓舞的人民, 一个把它的子孙变成千万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人民, 将永远不恐惧帝国主义及其所有的帮凶。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扎伊尔）：当我在本委员会第一次发言的时候，首先要对你主持委员会的工作表示高兴。扎伊尔代表团谨致以诚挚的祝贺。

作为出色的谈判家，你一定能够克服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必然遇到的困难。

我也要欢迎今年开始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各位大使。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保证不遗余力地使扎伊尔对委员会工作的成功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第五个核国家——中国——占有了一九七九年全年空着的该国席位。所有核国家当然都负有确保委员会谈判顺利进行的重大特殊任务。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会议开幕时，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阴暗的时刻。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使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深感忧虑。

自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闭幕以来，国际社会作出了许多努力，谋求实现缓和，开创和平的纪元，但自一九七九年年底以来，人类正经受着重重的危机，使七十年代的成就受到危重的威胁。我们好象已把《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头所说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置诸脑后。

由于缺乏坚定的态度，最主要是由于不尊重《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从而联盟成员国无法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样地，由于各方对《旧金山宪章》基本原则缺乏尊重，因此联合国正面临被削弱的危险，使它无法防止第三次大战的爆发，从而带来可能使全人类消灭的后果。

这个局势突出了委员会目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国代表团要着重指出，委员会亟须就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责成它的，并经大会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届常会再度确认的优先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在这些优先事项中，首先是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这里，目的应当是按照大会第34/83B号决议的精神，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举行以前，完成拟订方案的工作。在这方面，可利用两个超级大国和若干不结盟国家在一九六〇年代提出的提案作为讨论基础。

第二是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和第34/83J号决议，进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在这方面，吴丹秘书长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综合裁军方案都必须以停止或‘冻结’或限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为开端；其后必须采取措施，扭转上升的趋势，裁减以至在最后消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扎伊尔)

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任何综合方案当然必须是均衡与灵活而不应是僵硬刻板”。

(联合国总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SG/SM/1261号新闻稿)

第三是按照大会第34/84、第34/85和第34/86号决议的规定,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这些保证必须是无条件的、切实的, 并在国际接受的法律基础上获得一切国家的承认。

我认为这是使已经获得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挥作用的唯一办法。

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研究这个问题。不幸的是, 我们必须指出, 工作小组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结果, 虽然工作小组认识到迫切需要为无核武器国家缔结一项有关保证问题的协定。

我国代表团诚恳希望这个问题在本届会议上将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计划确是相当庞大, 但如果各国政府具有为裁军采取切实步骤的必要政治意志, 那末这还是我们各国力所能及的。

自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通过关于军备的普遍管制与裁减的原则的第41 (I)号决议以来, 人类经历着一股疯狂进行超额军备竞赛的逆流, 从而耗费大量人力和物质资源, 使发展受到损害。

在上述决议通过的三十年后, 国际社会认识到超额军备的危险, 因此, 在不结盟国家的倡议下, 决定举行一届特别会议来讨论裁军这个重大问题。

在裁军特别联大结束的两年后, 会议结束时的普遍兴奋心情现在好象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当前的紧张局势给第三世界国家预示着不稳定的未来, 虽然他们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 以便通过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确保人民的福利。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一方面, 裁军和安全构成和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 裁军和发展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和平是其发展的根本先决条件。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他们企图支配中小国家的欲望, 都严重破坏《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并限制了发展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扎伊尔)

中国家的进展。

特别就非洲而言, 扎伊尔代表团要指出, 倒行逆施的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拥有核能力, 势将经常威胁着非洲大陆各国的和平与安全。

从本委员会谈判的角度来看, 首要的是研究如何消除这把悬在非洲国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刃的适当措施。

引起严重核威胁的责任, 必须由那些拥有摧毁这个地球的能力和手段的国家来承担。由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明确顺从这个普遍意愿, 才促使负责裁军谈判和讨论的国际机构民主化。

因此, 核国家必须意识到, 消除战争是和平与安全的必需条件, 而和平与安全又是进步的条件。因此, 核大国必须认识到, 他们必须放弃某些谈判是少数几个特权国家的禁地的想法。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仅违反了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文字和精神, 而且, 更其重要的是, 这表现出一种疑忌重重的精神状态。所以, 有效的裁军措施必须伴同适当的管制机构来恢复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全面彻底裁军是, 而且也必须是普遍关切的问题。

在跨进第三个发展十年的时候, 我们更加有必要把耗费在军备上的大量资源节省下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为人类生活创造新的条件。

在这里, 我要着重指出阿诺德·汤因比所著《人类和大地》一书结尾的重要性和意义。汤因比写道: “人类会毁灭或是拯救大地呢? 如果人类滥用其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 他可以把大地毁灭。但反过来, 如果人类能够克服一切动物, 包括人类在内所天赋的自我毁灭、贪得无厌的本能, 那末人类是可以拯救大地的。这是人类现在面对的一道难题”。

扎伊尔一向主张裁军的最后目的是巩固国际安全, 以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虽然裁军问题的基本方面错综复杂, 但大会已责成本委员会寻求适当而明智的解决办法。

尽管国际局势困难, 但让我把当前对和平的威胁看作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让我们继续以三十五年前创设联合国的政治家的目的作为行动的指针, 以便使国际社会由于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结果而抱有的希望不致于落空。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扎伊尔)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 包括核国家在内, 能够对历史承担导致全人类毁灭的严峻责任。

国际社会内所有国家必须以坚持为和平而努力的意愿作为指导原则, 并必须在国家政策中反映出这个意愿。

睦邻政策和拒绝一切霸权主义必定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

扎伊尔代表团认为, 完全忠于《宪章》的理想, 就是最良好的法律保障。只有当第三世界人民不再成为核大国之间争夺的工具和牺牲品, 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才能够成为事实。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上届全体会议上, 许多代表团, 尤其是墨西哥、尼日利亚、南斯拉夫、印度、缅甸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团, 表示了对国际形势趋于恶化的关心, 特别强调了继续加强军备竞赛、破坏缓和及把世界推回到“冷战”时代去的危险性。我们也完全抱有同样的关切心情。苏联代表团同意,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 负责举行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谈判的裁军谈判委员会, 它的作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得多。

苏联代表团在其二月五日的发言中, 明确地申明它赞成就与这个委员会权限范围直接有关的问题, 进行认真的和建设性的讨论。

然而, 在二月五日、七日和十二日的全会上, 某些代表团提出了有关整个国际形势的问题, 牵强附会地解释形势恶化的原因, 这是与现实不符的, 我们当然对此是不能接受的。实质上, 有人企图把总的国际形势趋于恶化和北约组织国家为加速军备竞赛而采取的步骤的责任都归咎于苏联, 并企图歪曲苏联的立场, 这样就把一种对立的情绪带到委员会工作中来了。我必须补充一下, 不幸得很, 今天还有某些代表团, 包括几个席位离苏联代表团不远的, 还企图火上加油, 使对立更为严重。

这样, 某些代表团声称目前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阿富汗所发生的事件和苏联在那里的行动。由于保加利亚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说明了阿富汗事件的本质和派遣数量有限的苏联军队到阿富汗去的原因, 我仅仅想再次强调一下, 苏联的军事援助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 根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阿富汗与苏联之间签订的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的条款而提供的。如所周知, 《联合国宪章》赋予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每个国家以集体或单独自卫的权利，而别的国家，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在内，也经常行使这种权利。我反复声明过，一旦导致阿富汗领导人要求苏联出兵的原因不再存在，苏联军队立即就从阿富汗全部撤出。

对总的国际形势恶化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在限制军备竞赛问题上取得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在就此作出客观的分析和公正的调查后，必然会得出下列的结论；苏联代表团认为它有责任详细讨论一下这个结论。我们这样做是为答复许多代表团在这个委员会中所作的发言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美国和它的几个盟国的行动，可以看出，远在阿富汗事件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这就使继续推行缓和政策成了问题，也包括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取得真正的、新的发展。这种单方面的行动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在差别很大的不同领域中：在中东、南罗得西亚、南非和其他地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在利用所谓“人权运动”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当然，这些行动不仅对苏美关系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而且对整个缓和的进程也起了相当大的损害。

我们想说明，要是有人继续企图在这个委员会中讨论政治问题，包括双边关系问题，苏联代表团保留在这些问题上提出它的观点的权利。但我们并不打算在这次发言中这样做，而仅想就美国与它的盟国在和裁军谈判委员会面前的难题直接有关的领域中的某些决定和行动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大家知道，在一九七八年五月，正当联大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国际社会正期望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来制止军备竞赛并促进裁军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华盛顿会议上，竟通过了一项北约组织国家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军费开支的决议。在同一次会议上，又原则上达成了一项关于在不少西欧国家部署一种新型的美国中程核导弹的协议。这些决定是与缓和的进程背道而驰的。

此后不久，远在阿富汗事件之前，美国就开始单方面中断了在限制军备领域中的不少双边谈判。尤其是苏美关于在印度洋限制、并随后减少军事活动的谈判已停止了一年半多了。限制军火贸易的谈判也已停顿。斯里兰卡的代表在这里向两国提出了一项令人感动的呼吁，要求恢复关于印度洋的谈判。我们不能接受这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项呼吁，因为中断谈判的并不是我们。 这项呼吁必须向中断谈判的那一方去提出。同时，美国开始加紧活动，把它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基地改造成成为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体系的主要战略中心。 美国也开始采取了其他的军事措施，按它在这个地区的行动来看，这些措施在目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也是在阿富汗事件之前，报纸上透露了一篇关于美国总统的一项指令的报导，按这项指令，除非美国绝对有把握新的裁军谈判不会对其目前的军事计划有不利的影晌，美国决不能参与这种谈判。 在美国专家们看来，这项指令是旨在降低美国外交政策中裁军谈判的重要性。 在同年秋季，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它早些时候作出的关于建立所谓“快速部署部队”的决定，古巴代表今天已谈到这个问题。 而且，尽管苏联和美国于一九七九年夏季在限制战略武器领域中缔结的协定得到广泛的支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刚一签订，美国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就开始抨击它，而批准条约的过程实际上被利用来作为阻止其生效的手段。 最后，大家知道，根据美国总统的建议，参议院把审议条约的工作不定期地推迟了。

美国在减少参与裁军谈判的同时，开始在世界各个地区迅速发展与部署新型的和新系统的武器，其中也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同时，美国领导人不加掩饰地声称，美国的目标是要保证北约组织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取得对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事优势。 美国总统在其最近的传统性的对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地声称美国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断言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它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地位。 美国总统所发出的同样的信息说明，在未来的年代中，它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发展美国的军备并增加军事开支。 仅仅在明年的一个财政年度中，美国的军事费用将增加二百亿美元，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前，美国的军事预算将超过二千亿美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美国国内最近在开展的关于使用战略武器对苏联领土上的军事目标“在某种情况下作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讨论——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在阿富汗事件之前就开始的——当然只能对发展缓和与双边美系起不利的影晌。 美国相当有地位的人物有时所发表的讲话中，并没有少提到必须对苏联执行“实力地位”政策。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根据有可能对一个潜在的对手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军事理论，美国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武装部队正在扩展；一项发展MX机动导弹系统的计划正在实施；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美国海军开始得到配备有新式的三叉戟—1型导弹的发射导弹战略潜艇；航程为二千六百公里的巡航导弹正在进行最后的试验，即可供现役使用；此外，美国还在进行其他的军事计划。

大家知道，苏联已处在配备有核武器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包围圈中。美国的战舰，包括航空母舰和弹道导弹潜艇经常在苏联的边境附近巡逻。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要是苏联硬说有权利象美国在苏联周围那样，在美国或任何一个在本委员会派有代表的国家周围建立和保持一个完整的军事基地包围圈，它们的反应会是怎样？

美国继续在海外驻扎四十八万部队，并在西欧，在地中海，在远东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保持接近四百个军事基地和设施，其中有六十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八十一个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大多数离苏联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很近，而且是直接针对它们的。

此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约组织理事会在美国的倡议下决定，由大约六百枚用于战略军事行动的巡航导弹和潘兴—2式弹道导弹构成的几个新中程武器系统将部署在西欧领土上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内。

美国和西方国家经常利用“苏联军事威胁”的神话作为加速军备竞赛的借口和推行军事计划的理由。

苏联方面已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很清楚这些神话的真正价值。今天，我并不想引用一位苏联专家所提供的证据，而只想提一下一位美国专家、前白宫顾问乔治·基斯蒂厄考夫斯基的话。他在刊登在《纽约时报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些神话是如何编造出来的。他回顾，当时美国是在轰炸机方面已落后了的借口下实施其发展重型轰炸机的计划的，先是B—47型，后来是洲际的B—52型。基斯蒂厄考夫斯基说，“几年后，普遍地认为，……这种‘轰炸机差距’是个神话”。

但此后不久，又编造出一则新的神话。在一九五七年，一个绝密的研究小组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根据情报资料，“苏联威胁”将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〇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年初成为一个危机，因为它断定，到那时，苏联将能生产装有百万吨级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于是，再次提出了要求增加军事预算和部署几十亿美元的导弹的计划，以消灭据说已出现的“弹道导弹差距。”几年之中，这个问题成为轰动一时的题目，在一九六〇年竞选运动期间，连总统候选人也参与进去了。我在此引用一下基斯蒂厄考夫斯基的话，“尽管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知道‘导弹差距’确实是个神话，他还是按他的竞赛时许下的诺言，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民兵式和北极星式战略导弹的计划。”

在六十年代，尽管美国在实施大规模的战略武器计划，他们还编造更为荒诞的传说，大意是，苏联已着手进行一项意义深远的民防措施计划，这将鼓励它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还说苏联在莫斯科周围及别的一些地区正在发展各种反导弹防御系统，这将“在发生苏联核进攻的情况下”，使美国的报复性核打击无效。再引用基斯蒂厄考夫斯基的话：“尽管遭到了较为客观的美国分析家的有根据的驳斥，这种说法仍是美国决定发展一个新的导弹系统——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主要因素”。

现在他们又按老办法给不断加强军备以另一种说法。他们企图并正在打算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十二月决议说成是合理的，其理由是采取这个步骤是对苏联把它的中程导弹现代化的一个反应。

这里，他们指的是西方称之为 SS-20 型的导弹系统。请允许我更为详尽地谈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要问，这种 SS-20 型是什么样的系统？事实上，这是现有的导弹系统的现代化。难道北约组织国家不是也同样、而且是不止一次地使他们的军备现代化，包括某些类似的武器的吗？西方国家就这一点上对我们反驳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你们是在最近这样做的。但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有人可能会问，要是西方国家在苏联之前就实行了现代化，这件事干得比苏联好还是坏呢？我们倒想要知道，是否我们的对方认为，要是我们更早以前就实现了现代化，这就好了。

还有一点重要的理由。在过去的十年期间，我们没有把部署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中程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目增加一枚导弹，或者一架飞机。相反，中程导弹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发射场的数目以及这些导弹的有效核载荷量实际上都已减少了。同样，中程轰炸机的架数也已经削减。

在此期间，计划要部署在西欧的美国中程导弹都对准了苏联领土上的目标，这是一个与整个战略形势、战略均势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新因素。执行北约组织理事会的十二月决定意味着打乱现有的均势，从而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在一般性讨论中，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声称，苏联拒绝进行中程核武器的会谈。但这确实是颠倒了事实真相。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新情况下，当北约集团已决定在西欧生产并部署新型的美国导弹时，就中程核武器问题开始有效的会谈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是取消或停止执行北约集团的这些决定，并为此作出一项正式的决定。要是在早先，当苏联提出建议时，当北约组织还未作出决定时，就开始会谈当然会容易一些，但北约国家却偏偏愿意采用另一种方式。

可以断言，被西方国家作为扩军理由的军事优势概念与不违反各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这种概念是在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它不可能成为推进缓和的基础。

人所共知，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已接近于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不能用药剂师的天平秤来衡量的，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拥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完全相同的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和军备。每一方的军事潜力自然是由一整套各种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本身的具体特点。

有时，甚至对各方军事潜力的相同部分来进行比较也是极为困难的。当“平衡”这个词用来说明两国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时，这意味着，从军事战略平衡的观点来看，双方大致是力量相等，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

我刚才所提到的武装力量的接近平衡并不是一天，甚至也不是一年就能达到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舞台上划分成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而形成的主要军事政治集团长期对立的结果。这种平衡是目前政治生活的客观现实。这在世界各地基本上得到公认的。西方国家的人也谈到这一点，其中包括最权威性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只要回顾一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的总理以及西方的其他一些重要知名人士就这一问题所作的著名发言就够了。苏联的领导人也常谈起现有的大致平衡的武装力量。

在一九七九年底，西方国家的代表们突然说，现在并不存在平衡；他们说，只有在执行了上述的北约组织计划后，才能实现平衡。

另一种主张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我们希望出席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团会同意这一点：打乱苏联和美国之间已经建立的武装力量的平衡不仅会使这两国之间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对整个复杂的国际关系会有不利的影响——而这又可能导致国际形势的严重恶化并对和平和普遍的安全构成一种威胁。

苏联在这个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请允许我引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发言：

“我们并不想去破坏现已达成的在中欧的东西方之间或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大致平衡。而作为交换，我们也要求任何人不为他的私利去破坏这种平衡。

“当然，保持已达到的平衡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都赞成开始使军备竞赛的曲线转而向下，并逐渐降低军事对抗的水平。我们深愿能减少，然后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人类面临的最恐怖的危险。”

为加强军事力量和实现对别国的军事优势进行赌博的政策并不能确保稳固和持久的和平及普遍的安全，因而也不能确保每个国家的安全。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行动会激起反行动。在一方出现一种新型的武器必然会引起在另一方出现更为完善的这种武器。

从我上述的讲话中可看得很清楚，多年来有人奉行了一条路线，旨在打破苏联和美国之间、西方和东方之间已达到的军事力量的大致平衡，并在想象中的“愈来愈大的苏联威胁”的借口下，取得西方的军事优势。为了替这条路线辩护，正在有组织地大肆宣扬并到处散布种种所谓事件，煽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我们只要回顾下一件事就够了，比如说，美国在八、九月间制造的关于古巴的“微型危机”。大家知道，它象一个肥皂泡那样破灭了。而目前，为了同样的目的，阿富汗的形势又在被利用。这些危机正合乎那些热衷于战争叫嚣和为扩军而推行“实力地位”政策的集团的需要。

(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因此，目前国际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所采取的政策，即破坏均势和同等安全原则的政策——而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缓和的进程已经发展、并能继续发展下去。

追求军事优势的欲望只会导致军备竞赛，它并不能保证一国或任何国家集团的安全。相反，在改进现代化武器和制造新型的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每采取一个新的步骤，就会引起世界形势更趋向于不稳定，战争的危险也成更接近了。

苏联代表团认为，各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只有在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具体措施所创造的和平与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保证。和平愈是稳固，各国和各国人民生存的环境就会愈安全。这是从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的途径不是遵循对别国取得军事优势的道路，或是推行臭名远扬的“实力地位”政策；而是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清醒的、负责的态度去估计，并愿意采取建立在严格遵守不违反任何一方安全利益的原则基础上的，有效而具体的裁军措施。

一般性发言结束时的发言稿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四日全体会上)

俞沛文先生 (中国)：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衷心感谢许多国家代表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对中国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所表示的热情和友好的欢迎。同时，中国代表团愿意再次表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多边谈判的机构里，我们将抱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同大家一起共同协商，探讨问题，为促进裁军工作作出应有的努力。

此外，我愿意指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已受到世界舆论、联大决议、伊斯兰国家会议决议和此次会上许多代表的严厉谴责。苏联代表力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辩解和抵赖是徒劳的；至于他在上次会议的发言中对中国所进行的攻击和诬蔑，这就更不屑一驳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代表团，向阁下担任加拿大的新代表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二月份主席，表示欢迎。希望在你的主持下，委员会能顺利地继续工作。

蒙古代表团向新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代表们表示欢迎，祝他们在任期间工作顺利。蒙古代表团满意地指出，阁下的前任、尊敬的缅甸代表吴苏莱大使做出的宝贵贡献。

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这期会议是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中开始工作的，若干情况造成了困难的国际形势。

事实证明，那些反对缓和与裁军的人，其用心是想为北约集团谋取单方面的利益和军事优势。

大家知道，在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期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一个长期方案，要北约各成员国进一步增加军备并急剧增加军事预算。

西方军国主义集团这种使军备竞赛再一次螺旋形上升的企图，已被北约组织最近关于在西欧一些国家领土上部署新型的美国中程核导弹的最新的危险决定所证实。

除这些影响深远的危险计划外，美国参议院审议批准苏美两国新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工作也无限期地推迟了。大家知道，这项条约是实现裁军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道路上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

随着某些西方集团推行新的军事计划和进一步增加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开支等活动，最近帝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势力又围绕着阿富汗事件大肆反苏诽谤活动。

在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以及其他国内外的敌人严重威胁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时，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一再呼吁苏联给予包括军事在内的援助。

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忠于苏联——阿富汗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的义务，响应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合法政府的请求，向阿富汗提供了并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

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规定的。

今天，当国际社会对在裁军领域采取有效措施抱有极大希望而进入新的十年时，就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唯一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和责任比以往更为重大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一九八〇年会议的开幕在裁军论坛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五个核武器国家第一次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蒙古一直非常重视所有核武器国家应一律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并一直强调他们在保卫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中，在裁军事业中，所负的特殊责任。所以，蒙古曾与其他国家一起，欢迎法国去年的决定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

关于中国决定今年参加委员会，我们有权利期望中国代表在参与裁军论坛工作中将起建设性的作用。

然而，必须遗憾地指出，中国代表在今年二月五日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上的第一次正式发言，迫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那个国家对裁军的各项主要问题的立场仍未转向积极的一面。

在这方面，必须特别指出中国关于苏美两国必须首先裁减他们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器的论点的危险性。对裁军问题采取这种态度，严重地违反了裁军的主要原则，即各方均势和同等安全的原则。

同样地，我们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无核武器国家声称为了自卫而有权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的主张。

人们只要牢记以色列和南非统治集团想取得核武器的冒险主义野心，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一主张蕴藏着多么深远的危险。

我们认为——希望许多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看法——还没有参加裁军领域内已存在的一些国际条约和协议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能决定参加，将是这些国家采取建设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首先的具体表现。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张这个条约应予以加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和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武器和毒性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这些条约已有大多数国家的签署，包括苏联、美国和英国。

众所周知，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军事潜力，特别是核导弹潜力，中国领导人目前公开地往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军事联系的路上走，而某些西方国家也在迎合中国想取得最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企图。

作为中国的邻国，蒙古有充分的理由表示忧虑，并要坚决谴责其锋芒主要针对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着国际缓和、和平与裁军，针对各爱好和平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霸权主义野心的政策。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指出，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为达到其霸权主义的目标而采取了进攻性的侵略性的战略。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八〇年期间，亚洲所发生的三十起军事冲突中，有十九起是起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错。北京的侵略计划几乎总是伴随着对邻国的领土要求，也在一些情况下（如印度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占领了外国的领土。近年内，除进行公然侵略外，中国开始采用扶植反人民亲北京的政权和支持帝国主义侵略独立国家的新伎俩。中国公然侵略邻国的最新事例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侵略。

全球各地的人民迫切要求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扭转另一军备竞赛的危险，在裁军领域做出有效的措施。

争取裁军的斗争一直是并仍然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贯积极地为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提出具体提议和倡议。

这方面的最新的证明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在柏林宣布的，苏联最新的重要倡议。

倡议的内容是委员会各成员国已知道的，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也在上星期的发言中做了详细的解释，我现在只想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倡议是在军事缓和的领域中也是在各国间建立互信的事业中，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倡议是如何进入实际行动，为减缓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对峙、达到裁军的目的、加强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而采取明确措施的具体范例。

实行这一重要和及时的倡议，实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其他国际讲坛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对防止新一轮危险的军备竞赛，对保证实施裁军领域的各项实际措施，是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必要了。

鉴于这项重要任务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直接有关，蒙古代表团认为，必须尽早就实质性问题进入实事求是的具体的谈判。

鉴于联合国大会三十四届会议的各项重要建议又一次表明了必须经常注意防止热核战争的危险，委员会首先应致力于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在这点上, 我们认为亟应按照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83J号决议的规定, 迅速展开社会主义国家在CD/4号文件中提议的, 由核武器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参加的关于核裁军谈判的预备性协商工作。落实这项建议是有重大意义的, 大规模毁灭人类生命的最可怕的武器可以从各国的武库中消除, 国家间的互信可以大大提高,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得以解决。

我们认为,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是核裁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蒙古代表团认为, 就这个问题迅速达成协议, 对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和防止进一步改良核武器, 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们希望, 苏联为加速三边谈判而提出的建设性建议能有效地促成缔结一项适当的协议。

在这方面, 我愿提一下即将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 会议上的重要决定必将有助于我们在该领域的努力。

与核裁军领域的措施同样重要的、有待解决的另一任务, 是就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拟订一个国际公约。

蒙古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已反映在去年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公约草案(CD/23号文件)中。

委员会一九七九年的会议上, 已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其有益的交换意见。我们希望, 这活动能象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一项决定中所要求的那样, 大大有助于该问题的处理和一个适当的国际公约的缔结。

草拟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仍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优先办理的任务之一。

我们认为, 苏美两国去年向委员会第二期会议联合提出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进度报告, 能为加速这方面的谈判提供宝贵的作用。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 就防止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武器系统采取有效措施, 已越来越有必要。蒙古仍主张就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武器系统缔结一项综合协定。

我们认为, 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简单和最可靠的。

同时, 我们欢迎苏美两国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主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要组成部分去年提请委员会审议的联合提案。我们希望经委员会对这一提案审议后，即能对一个适当的国际条约达成明确的协议。

今天我简单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几年来委员会讨论过的，有些已是进入深入讨论和有益的谈判的主题。委员会去年第二期会议上的讨论尤为深入。

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本期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上一期会议上进行的谈判，要动员一切努力和可能性，朝着顺利完成任务的方向前进。

在这方面，我们赞成有些代表团的观点，今年委员会的议程不必增加新的议题，或者，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必增加不够成熟的问题，而就以委员会上一期会议的议程为基础。

以上是蒙古代表团认为必须向委员会现阶段工作提出的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主席：谢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讲的话。

名单上已经没有任何要求发言的人了。看来现在也没有代表团要求再发言了，我愿向委员会提出两件事。首先，主席的工作有时固然是困难的，有时也是相当愉快的。现在我荣幸地可以有几分钟时间来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一项比较愉快的职责。

我相信，今天的会议多半是美国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费希尔大使最后一次出席的正式会议了，我想，诸位大概希望我，代表大家和我自己，向他讲几句感谢和告别的话。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要结束的时候和裁军委员会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费希尔大使都在场。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于一九七七年来到日内瓦，参加了裁军委员会会议最后一届会议，并且在特别会议期间，为委员会的复兴，以及改变成现在的形式——裁军谈判委员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座大多数人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清楚，费希尔大使多年来一直献身于裁军事业——不仅在这个论坛上，而且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关。现在他要离开我们了，但我知道他将继续注意这方面的事情。让我们祝他在未来的事业中继续取得成功，我知道他将继续为本委员会及其成员所维护的利益而工作。我们将想念他这位同事。即使是我，只在我们这届会议的最初几周才有机会认识他，很快就欣赏了他那热忱和多姿的性格，以及在本委员会审议问题时的表现。我们委员会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灵感泉源。

(主席)

然而，我想大家会希望我不要这步专业和正式的词句，并且讲讲费希尔大使的为人、性格。比方说，他就不是那种小题大作，喜欢争论，不怕患溃疡的人，我相信，他也不象某些大学教授那样，遇到一个不高兴的学生质问教授，考试卷那有给绝对零分的，教授回答说：“我同意，但学校不允许我给比零分还低的分数”。费希尔大使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在我们国家有所谓田纳西州式的幽默。在做事的方法上，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两位爱好钓鱼的老乡，有一个周末，去一条他们常去的小河边钓鱼。其中一个很顺利，钓上一条又一条。另一个运气不佳，就埋怨说：“你钓到航么多鱼，我一条也没钓到，什么道理？”那个人回答说：“很简单，你的鱼饵未尽力”。最后，我想讲讲他能抓住本质。他是这样一个人，餐馆的服务员凑趣地说，“有时候，在我们的牡蛎汤里会有珍珠”，他会回答说，“珍珠？我只想牡蛎汤里有牡蛎！”

为了代表本委员会向费希尔大使表示“惜别”，我想摹仿他说话适合场合的风格，也许只能学到三分象。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费希尔精力充沛，非常通情达理，的的确确很实事求是，但是凡事只抓本质。他就是这样一位注重问题本质的人，我们相信他将永远注重本质。在这个委员会上，我不能再多说了。

费希尔大使（美国）：我不想用田纳西州南部人的词令来回答，而想借用在这里一贯表现高超说话技巧的尼日利亚代表团的智慧来回答。当奥贝先生要离开的时候，人们对他赞誉有加，他作了答词，我学会了，就成了我这个田纳西人的话。他说：“夸一个长得丑的女人漂亮，她比漂亮的女人更高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今天是太高兴了。谢谢主席先生，我会想念大家。

主席：谢谢你。我还想用点时间对詹姆斯·普林姆索尔大使说几句话。费希尔大使，现在是费希尔教授了，说他是我们杰出的和最博学的同事之一。因为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英国代表，普林姆索尔大使也要离开我们了。他参加本委员会一届多会议，在这比较短的时间里，他的即席发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口译人员，也许不无帮助。他言之有理而又条理分明，使我们每个人都印象很深。我们委员会又要受到损失，我知道大家希望我代表全体，表示怀念他对我们的工作所做的贡献，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成功。我不这样说，那是对自己职责的疏忽。

詹姆斯·普林姆索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也要象费希尔大使那样简要回答几句，不要给那些不幸的口译人员增加更多的负担。我必须说，据我所听到的，他们的翻译令人非常满意。我在这里时间不长，我喜欢这里，我觉得这段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对一个外交官来说，在本委员会工作，至少有一个益处，就是即使离开这里以后，在下一个岗位上还有收获，因为裁军是一件遍及国际关系各方面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对裁军真感兴趣，相信应当裁军，那在任何地方都可大谈裁军。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和每个集团对我都极为友好，所有官员和秘书处对我都很照顾。我谢谢大家。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谢谢主席先生。我担心现在发言多少会打乱你现在的次序。因为二十一国集团现任主席印度尼西亚大使达鲁斯曼和前任主席加雷汗大使都通知我们，他们不能参加今天下午的会议，我受二十一国集团委托对费希尔大使的离任，表达我们的感情和怅惘。主席先生，您已充分地表达了我们委员会的情感，您谈到了费希尔大使的辉煌经历，以及在一个裁军机构消灭，又一个裁军机构诞生时，他都在场。我不怪他帮助了上一个机构的诞生，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场的。

相对地来讲，我也是最近才同费希尔大使熟悉起来的，我们是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才相互认识的。我相信二十一国集团希望我代表他们表示，尽管有时、但不是太多，我们有不同意见，可是我们都欣赏费希尔大使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和做出的贡献。我们非常尊敬他那敏捷的心智和丰富的幽默感，他刚才的讲话就是一例。他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会想念他，无需说我们将怀念他的风度，事实上忘掉他的风度是困难的。我相信，本委员会也知道，费希尔大使在拟订另一项与本委员会工作密切相关的、而且在过去几天中经常提到的条约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所说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对这个条约的促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人们也许希望，尽管他不参加本委员会今后的会议，希望他能出席下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由于他为上一个条约做出这样多贡献，他的出席可能使下届会议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我相信他愿意保持同样记录。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费希尔大使，我代表二十一国集团祝你今后万事如意。你当然不是退休了，你自己说是回去原来的大学法学院执教。毫无疑问，我们将想念你，但你的学生将由于你和他们在一起而大为得益。

费希尔大使（美国）：我要再创记录地说句短话，谢谢你。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我愿代表社会主义集团参加委员会的代表团，对我们杰出的同事费希尔大使离任讲几句话。我们都很尊敬他，对他离开我们感到惋惜，因为在讨论和磋商中，我们同他进行了广泛的工作。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是引人深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可以借用当他不同意某人所讲的话时，他自己说的话；尽管他不同意你的意见，但他说你讲得好。我认为这是我们委员会的长处。我们尊重别人的意见，这是个好的基础，尽管我们有分歧，可以试试找到共同点。费希尔大使是尊重别人意见的人，作为教授和国际事务中的非科学家，他的尊重别人和他的智慧帮助了我们。我们将想念他，我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今后工作成功。由于世界越来越小了，我们肯定还会见面的；也可能在裁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我们将能再次合作。费希尔大使，祝你如意。

主席：如果没有要发言的，我想很快地谈谈下一步工作问题。我建议明天上午十一点钟继续举行非正式协商。我将参加，我相信贾帕尔大使会参加，加上愿意帮助完成议程工作的各国代表团。希望能够开始讨论工作计划，但主要是完成议程方面的工作。我建议于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下次非正式会议，于二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点三十分举行下次全体会议。在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上，再确定星期二会议的时间和要讨论的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意这些建议吗？

就这样决定。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

XX XX XX XX XX